

儒林外史新编

孙毅



白 夜 著
沈 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儒林外史新編

九松史 如毅



白 夜 著
沈 穎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新编/白夜,沈颖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2

ISBN 7-5059-3924-6

I. 儒… II. ①白…②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6043 号

书 名	儒林外史新编
作 者	白夜 沈颖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高本政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永清县永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539 千字
印 张	21.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924-6/I·3038
定 价	35.00 元

(内部发行)



作者白夜、沈颖合影

目 录

第 一 章	板井村旁	(1)
第 二 章	拆散的家	(8)
第 三 章	检 讨	(15)
第 四 章	耳朵带钩的人	(25)
第 五 章	四只蟹	(33)
第 六 章	名利儒	(43)
第 七 章	画 展	(50)
第 八 章	演员的苦恼	(62)
第 九 章	路 遇	(69)
第 十 章	回 忆	(75)
第 十 一 章	夺权的疯子	(83)
第 十 二 章	头上长角的姑娘	(91)
第 十 三 章	白卷的争论	(98)
第 十 四 章	大花猫闹会场	(101)
第 十 五 章	石膏像的笑话	(114)
第 十 六 章	考教授	(117)
第 十 七 章	小辞源变成大炮筒	(126)
第 十 八 章	金棍子	(132)

第十九章	张果老诉苦·····	(135)
第二十章	泥腿子·····	(143)
第二十一章	分歧的爱·····	(152)
第二十二章	青年优势·····	(158)
第二十三章	大 闹·····	(166)
第二十四章	查鸡户口·····	(171)
第二十五章	炮轰祖坟·····	(178)
第二十六章	大树楼桑·····	(182)
第二十七章	查三代·····	(188)
第二十八章	试验田·····	(195)
第二十九章	笔记本·····	(203)
第三十章	讨论文章和爱情·····	(213)
第三十一章	黄金台的一个人才·····	(221)
第三十二章	人人写诗·····	(224)
第三十三章	受骗的报道·····	(232)
第三十四章	友 情·····	(241)
第三十五章	借妻子·····	(247)
第三十六章	赛诗会·····	(257)
第三十七章	大全面·····	(268)
第三十八章	课堂打伞·····	(276)
第三十九章	麻袋上了天·····	(285)
第四十章	婚 礼·····	(296)
第四十一章	改乐谱·····	(303)
第四十二章	审查杂技·····	(313)
第四十三章	吃狗熊·····	(319)
第四十四章	猴子的灾难·····	(324)
第四十五章	反动的西风·····	(330)
第四十六章	大会演·····	(336)

第四十七章	水 灾	(344)
第四十八章	抓小辫子	(352)
第四十九章	阴间发财	(360)
第五十章	黄金台的田亩数	(374)
第五十一章	假活埋	(382)
第五十二章	疯子和傻子的对话	(392)
第五十三章	给病菌传宗接代	(398)
第五十四章	用英语批地主	(404)
第五十五章	拔修根	(410)
第五十六章	斗相声演员	(419)
第五十七章	斗争“人口论”反动权威	(428)
第五十八章	头上长角姑娘的否定	(436)
第五十九章	鬼见愁	(441)
第六十章	入 狱	(446)
第六十一章	背门板	(451)
第六十二章	出 狱	(455)
第六十三章	不许说话	(459)
第六十四章	什刹海	(466)
第六十五章	农民诗人	(478)
第六十六章	黄金台诗抄	(486)
第六十七章	追查《论棍子》	(493)
第六十八章	良种风波	(501)
第六十九章	卢沟晓月	(509)
第七十章	杀 猴	(517)
第七十一章	长安街上	(523)
第七十二章	陨 星	(530)
第七十三章	兄妹谈心	(539)
第七十四章	花 圈	(546)

第七十五章	撕 报	(554)
第七十六章	广 场	(561)
第七十七章	诗 海	(570)
第七十八章	钢铁花圈	(583)
第七十九章	还我花圈	(590)
第八十章	愤怒的火	(597)
第八十一章	惊 慌	(606)
第八十二章	子 夜	(613)
第八十三章	追查抄诗	(620)
第八十四章	芭蕉扇的风波	(631)
第八十五章	黄鼠狼搬家	(638)
第八十六章	老鼠走电线	(645)
第八十七章	抢 救	(653)
第八十八章	地震在北京	(661)
第八十九章	照片的评价	(670)
第九十章	早 晨	(678)
第九十一章	尾 声	(685)
白夜小传		(689)
沈颖小传		(691)
后 记		(692)

第一章 板井村旁

1974年8月7日，已经立秋了。可是太阳还是那么热，像大暑天气。在北京西直门通往西山的路上，有个地方，名叫板井。板井东边，有条从颐和园过来的长河，正好同这条路交叉而过。河上架了水泥钢筋大桥。桥上汽车、马车、自行车，行人来来往往，很是热闹。下午两点，有一个青年，骑着自行车，从西山赶了回来，经过这里，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秀，乌油油的黑发，从偏左的地方分开了来，一边发多，一边发少，这叫做小分头的发型，比中间分开别致一些。两道眉毛细而长，仿佛是淡笔描的。鼻子端正，鼻头稍稍作鹰钩状。嘴唇鲜红，线条柔和，可是抿成一条直线，又显出刚毅的表情。两腮白白的，有些儿嫩黄。两只眼睛深沉中流露出智慧，又静止，又活泼。他穿一件短的白衬衫，蓝布裤子，一双米色塑料凉鞋。手臂晒得发红了。他名叫高原，年纪不过25岁。

高原骑车来到河边。这里堤上长了很细的野牛草，异穗苔、羊胡子草，结缕草，铺满了路边地面。河堤斜坡都用水泥方砖扩着。水面也不过30米宽，可是水很深，水流很急。河心里有十几个人在游泳，都分散开来。就在桥底下，有3个姑娘，一个20多岁，穿粉红游泳衣，迎着浪头向北游去。一个十八九岁，穿绿色游泳衣，向南游去。中间一个十六七岁，穿一件花游泳

衣，正在水中扑打。她的脸端正得像个白果，不过给齐眉的浓浓密密的刘海遮了1/3的面积。离桥南北各有百十米远，有十几个人游泳，有男有女。高原来到桥头，正想自己是不是也下去游一会儿，只听得桥下有人叫道：

“救命呀，救命呀！”

高原一听，连忙下车，扶着桥栏向下一望，只见那个穿花游泳衣的女孩，两手正在水面扑打，向往北游的那个姑娘呼救，仿佛就要沉下去的样子。这时桥上有几个行人，正在张望，犹豫不决，是不是要跳下去救人。高原早纵身一跃，翻过栏杆，栽到水里去，扑通一声，水花溅得好高。等到他在水底翻了个身，探出头来，只见那个穿游泳衣的女孩，早给他吓得嘻嘻哈哈，用了几个狗刨的姿势，游到东边浅水里，正回过头来，对他做鬼脸。

高原正在纳闷，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时，穿粉红游泳衣的姑娘游过来了，向他笑道：

“同志，对不起，她是闹着玩的。”

桥上聚了好几十人，有的正在脱衣裳，准备往下跳来救人，也止住了，看看桥下究竟出了什么事。高原听她说下去：

“她是个调皮鬼。”

这时，穿花游泳衣的姑娘，钻在东边的浅水里，看到自己闯了祸，就说：

“对不起，同志，上来吧！”

高原只好向东边游去，不一会儿，就到了浅水。穿花游泳衣的姑娘说：

“同志，衣裳全湿了，真对不起。我一时高兴，开个玩笑，没想到你这般老实，从桥上跳了下来，倒使我欣赏了一次你的美妙的跳水表演。”

高原看她那个爱娇模样，不由得笑道：

“好了，不用自我批评了。我倒感谢你，你的行为支持我的

一种想法，那就是说，人都会撒谎，连姑娘也会撒谎。做人不能太老实。对老实人老实，对不老实的人也要不老实。”

“不对，”花衣姑娘叫道，“只能说，人都会开玩笑，连姑娘也会开玩笑。”

“不过，”高原半笑不笑地说，“还可以补充说，人都会受骗的，连小伙子也会受骗。受骗一次就要觉悟过来，不要第二次受骗了。”

那个穿绿色游泳衣的姑娘游过来，笑道：

“好了，不要讲人生哲学了。今天不过是个有趣的误会。”

高原回过头来，不由怔住了，原来她是个熟人，名叫沈以兰，是个芭蕾舞演员。沈以兰也认出了他，叫道：

“哎哟，我说是谁？不是高原吗？”

高原笑笑，只好点头承认。粉红衣姑娘问道：

“你们认识？”

沈以兰游到浅水里，站了起来，对高原说：

“好呀，你表演了一出好戏，一个真正的骑士，救了一个美丽的公主。这个公主的芳名，叫做徐徐。”

徐徐脸羞红了，笑嘻嘻地说：

“你不要胡诌。我可不是美丽的公主。”

正在这个时候，粉红游泳衣的姑娘笑道：

“好吧，不叫美丽的公主也可以，叫美丽的仙女也成。反正刚才演出了一台戏。这出戏在舞台上是不容易看到的。”

高原想起一句谚语，“三个女人一台戏”，觉得真看到一台戏了，可是没有敢说出来，只笑了笑。沈以兰逗了一阵笑，就正式介绍道：

“这位叫高原，是东方红剧院的剧作家。”

沈以兰说到这里，对粉红衣姑娘笑了笑，介绍道：

“她叫沈以茜，是一位记者。”

沈以茜向他点点头。他笑了，看了她一眼，只是她的短发给水淋湿了，黑漆也似的明亮，紧紧贴在腮帮上，有些像京剧花旦的贴片了。眉毛像两片柳叶，对称地贴在眼珠上。两只眼睛稍眯起了一点儿，给人以一种朦胧的感觉。而那两只眼珠却水晶也似的明亮。腮帮是粉红色的，近乎海棠花。中间有一块近乎紫色，仿佛紫罗兰。嘴唇薄薄的，十分润泽，上唇右面有些儿向上翘，稍稍露出白玉般的牙齿来，唇角也给描上了淡淡的半椭圆的影儿，这就给她缀上了永远不卸的微笑，连睡觉时都如此。脖子略略长了一些，使她的头部仿佛像一件珍贵的古希腊雕像。她的皮肤是粉色的，健康的。紧身的游泳衣，把她的身材轮廓如实地勾了出来，腰肢是窈窕的，曲线起伏，乳房略略隆起，随着呼吸颤动不停。高原不敢再多看了，就笑道：

“记者，是反映时代的人，从事着一项伟大的事业。‘可惜记者现在都不署名字，不知道哪些稿子是你写的。’”

沈以茜瞅了妹妹一眼，笑对高原说：

“你不要听她的，我离出名还远着哩。不过，你的《扬帆》，倒的确写得不错。你敢于涉及到生活中的问题，提出了说大话不行，唱高调不行。而且，人们已经吃了高调的苦，已经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了。你敢于写出这样的剧本，真不容易。”

沈以茜的声调尖俏，是个动听的女高音，带有些银铃的震动。高原听了沈以茜用动听的女高音夸奖，不由得脸红了起来。他本来是个英俊的青年，现在加上了一层妩媚。徐徐听见他们谈得热闹，睁了两只天真的大眼睛，向这个脸上望望，又向那个脸上望望，仿佛想探求什么秘密出来。高原说：

“那个剧本没有写好。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说，没有说出来。就是说出来的，在发表时，又给删掉了不少。”

高原就举出了哪些个段落是给删掉了的，真是精采啊！沈以茜听了，不禁十分赞赏。这个时候，桥上那些看热闹的人，看不

出什么热闹，却看到他们在办文学艺术讲座。天下毕竟俗子多，对文学艺术真正懂得的不多。所以，他们听了也没有多大兴趣，就都散开了。沈以兰在一边瞅着，心想，这一对儿倒谈得挺投机的，我倒像多余的了。于是，她就悄悄地向西岸去，游过了中流。徐徐看到沈以兰向她招招手儿，她也轻悄悄地往水里一蹲，来个蛙游，几下子就到了西岸。两个人回过头来，向他们笑。两个人议论得正有趣呢！沈以茜一个转脸，才发现这两个人都到对岸了，就笑对徐徐说：

“小淘气，闯出祸来，倒像个没事人，先走了。”

徐徐做个鬼脸，笑道：

“我们听到你们谈得热闹，怕打扰你们，就过来了。”

高原的脸又红了，仿佛比女孩子还会脸红。不过，他也决心向这个小淘气报复一下，就说：

“你下次再喊救命啊，我可就不来救你啦！”

徐徐咕咕呱呱地笑了起来。沈以兰笑道：

“她才不需要你救哩！她是游泳能手，得过少年女子蝶泳赛冠军，你还不知道吧！”

高原说：“冠军也会骗人。也有第一流的骗子手。”

“哪个叫你这么傻的！”徐徐笑道：“开玩笑的叫声和真正的求救声是不一样的，这个你也听不出来呀！倒把我吓了一跳！”

这两个人也一齐游到西岸去。沈以茜一面游一面说：

“我们刚才横渡了昆明湖。骑车走到这里，浑身是汗。徐徐又嚷热了，要下来游泳，所以，我们又下来游了一会儿。不料她一时高兴，闯了这个祸。”

大家一起上了岸。三员女将到路旁临时遮起的更衣棚里换衣服。沈以茜对高原说：

“你怎么办？没有衣裳换，只好委屈一下，让太阳晒晒就干了。”

高原笑笑，他来到更衣棚里，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把水拧干净，又穿上身，站到太阳地里晒着。不一会儿，女将都换了衣服出来。看看这场戏就要散了。可是，高原磨磨蹭蹭看样子要等太阳把衣服晒干，那可得个把钟头呢！她们三个人，把一个救命恩人撇下了，也不那么好。所以，她们在柳荫下坐着，高原离开她们稍远一点，让太阳晒那件衬衫。大家在一起说话儿，说了一阵，还是沈以茜同高原对话多。沈以兰听了没趣，就拉上徐徐说：

“走，我们去买几瓶汽水来。”

徐徐也听不出个味道来，早烦了，正想要报答这个救命恩人一下，就欣然同沈以兰一起走了。这两个谈得正欢的人，还没有注意到呢！

沈以茜忽然发现问了他许多问题，他一个问题也没有问，于是她沉默下来，等他提问题。然而，他却并没有提问题，话也不像愿意多说的样子。

不一会儿，沈以兰和徐徐回来了，拿了4瓶汽水，4只雪糕。大家分开来，一人一份。

沈以兰笑对高原说：

“这是徐徐诚心请客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高原从沉思中醒来，笑道：

“不敢当。下次再碰到你在水里喊救命，我保证还跳下去就是了。”

徐徐也笑了，“下次我还请你吃大雪糕。”

“赶快请你爸爸画了一张画，谢谢恩公吧！”她转过头来对高原说：“她的爸爸名叫徐染，是当代有名的画家。”

“我知道，”高原说：“徐染画螃蟹挺好，请他画一张螃蟹就行了。”

“好，”徐徐高兴地说：“我一定叫爸爸画一张画给你。”

“立秋了，”沈以兰说：“天还这样热。”

太阳的确很热，长河里的水也是热的，仿佛煮开了，什么风也没有，人人身上还在流汗。太阳偏了一些，几个人随着柳荫的移动，又移动了一些。高原说：

“太阳是好的。可是太热，也会把人晒昏，使人中暑，人也受不了，只好躲在树荫下去。所以，人们一方面赞美太阳，一方面又说，大树好乘凉。”

“你说出了真理。”沈以茜说：“事物都是可分的。”

当下大家说了一阵话，衣服晾了半干，就起身回去。徐徐把住址留给高原，景山西街斜梅竹胡同。高原也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徐徐，骑河楼百花深处胡同。景山西街在故宫北面，骑河楼在故宫东面，两地相隔不远。高原同徐徐说好，下个星期天，他专门前来取画。

第二章 拆散的家

沈以茜姊妹俩骑车，进西直门，看到每个人的胸前都别着红太阳的像章，各种各样，有大有小，小的如钮扣大，大的就如鹅蛋大了。像章照例周围是红色的太阳光，中间是金色的侧面像。有的人胸前竟然戴上5个像章，炫耀自己如何热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各种各样的像章像湖水也似地涌了出来。有些像章据说是用做飞机的材料做的，还是进口货哩！起先，各派有各派的像章，只分给本派的人。人们越做越多，就互相交换，可以换到几十种不同样的像章。像章是不作兴买卖的，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绝不能买卖。用几分、几毛、几元来衡量它？不过，换是可以的。然而，也有人偷偷摸摸地拿它作买卖，的确是可以赚钱啊！他怕人看到，想出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办法，每逢晚上，他穿了一件外衣，在大街上蹓跹，用机警的眼睛打量那些要买像章的人，轻轻问道：“你要圆的么？”“要，可是看不见。”于是，他就像魔术师一般，把外衣揭开一面，让你去欣赏他内衣上戴的整整齐齐的30个或者50个像章，仿佛劳动模范的胸章似的。你说：“还是看不清呀！”于是，忽然之间，两排小电灯泡亮了，把像章照得清清楚楚。原来这个家伙够鬼的，把电池装在口袋里，接上了电线，安了十来个小灯泡。只要他的手偷偷按一下袋里的开关就亮了。生意做成了以后，他就像鬼一样的溜

到别的地方去。有个外国人拼命收集像章，把黄色军帽上都别满了，闪闪烁烁。他好不得意，摇头晃脑在王府井大街上走。像章仿佛是个通行证，如果你要不戴像章，你是什么人呢？是反对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吗？谁也吃不消这种话。于是，从3岁小孩，到80岁老太太，没有人不戴像章。

两人从新街口转弯南下，到西四牌楼，又转弯向东，一直来到府右街，向南走一段路，再向西拐，来到一所坐北朝南的四合院，便是沈以茜的家。这所四合院，是北京传统的住宅形式，原是清朝一个尚书门第。前面临街有五间南房，大门开在东南角巽位上。进了大门，有个夹道，夹道东西墙，各有个月亮门，通向东西跨院。东院小，西院大。在正房与倒座房之间，有一堵墙隔成前后院。院中的门，名叫垂花门。大约是门上总要缀点茑萝或牵牛花之类的攀援植物，花朵在门楼上朝下垂吧！进了垂花门，便看到三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东倒西侧，各有耳房三间。正房后面，还有一排后罩房。

沈以茜进了大门，到西侧倒座房里找到了看门人张果老。他是一个退休的部队里的事务长，65岁，身材还硬朗，家乡无儿无女，没有依靠。他和和气气，胖圆脸，两只眼睛笑咪咪的，穿一身对襟蓝布褂子，黑布裤子，青布鞋子，一只手里拿了两个核桃，不断磨来磨去。那两只核桃经过长时间的运动，已经发红发黄，油光光的。他见到沈以茜，问道：

“听说你爸爸妈妈又要下乡了。”

沈以茜点点头。张果老说：

“我真担心，怕那些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猪狗养的东西把他苦了。现在的世道是矮个子看戏，只听人家说，自己闭嘴，开口就是祸呀！你爸爸真是胡同里扛木头，直来直往，不会转弯儿，伤人太多了。俗话说，一人为仇嫌太多，百人为友嫌太少。他可没有想到，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呀，60多岁